

看「張愛玲雜碎」

王翊

書名：張愛玲雜碎

著者：唐文標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總的說來，史教授書法理論的幾個特點：①書畫一家②書法無法③百衲體（百結書）的新構象④彩色書法的新創現，據我初步的觀察，它們是有嚴密的相關性的：彩色書法的新構象是另種形式的「百衲體」，是「書畫一家」理論體系下的必然產物，更印證他所謂「書法無法」的論調。（其實「書法無法」是無法而自然成法，正如他為「五大雜文」命名為「無心集」，無心而處處是心。）

我們相信，黑白與彩色二種書法體式是並行不悖，可是彩色書法有它的局限性：①彩色只是侵入草書領域，對於隸、楷、篆，到現在還是不敢問津。②由於沾色，行筆時必得字字停頓，可能切斷行氣。是否能突破這二重局限，就看是否能更深一層地去比較實驗了，至於設色、合色的諸問題，或許該由色彩學家和畫家來指點迷津了。

在臺灣談張愛玲的人很多，專書就有兩本半，由於觀點的分歧，談評張的文章也有些，在這個地方應算是難得的景象。然就專書內容看，並不會令人樂觀的覺得兩位作者努力的成

果如他們的期望豎立了可供遵循的方向。張愛玲小說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她並非是個完美無缺的作家，她亦如同其他作家有其偏好。說她再壞的人也承認她某些不可滅的成就，即使推崇她應得諾貝爾獎者亦不得不承認她某些錯失，除了某些崇拜者之外。其實張愛玲是承認她某些小說是有缺陷的。就「連環套」來說，張愛玲在「張看」的序文裏有這麼一段話：「幼獅文藝寄『連環套』清樣來讓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見，儘管自以為壞，也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齜牙咧嘴作鬼臉。」唐文標之「張愛玲雜碎」和水晶之評張竟然是兩個極端，使人覺得這個小世界的觀照很像個情緒不穩定的小姑娘。雜碎裏收集的主要文章，「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和迅雨評張之文發表於六十三年五月出版的「文季」，同期的還有林柏燕評「半生緣」。林柏燕、水晶和王拓對該長篇小說看法有頗大的距離。水晶的書有夏志清為序，唐文中亦有多處指出夏志清之疏忽，「文季」和屬學院派觀點之差異，不難看出綫索。

如唐文標所言，他寫此書之目的在於以「近代史來看張愛玲」（頁四），「把張愛玲放在她要求的位置上。」（頁五），和在本書跋裏所說的提出自己的方向，並且駁斥一般的盲目崇拜。然以其跋中所言，最大的起因是駁斥盲目崇拜。這是需要相當冷靜的工作。為了針對一般人對張愛玲之無所知而儘開言雜事，唐文標且受了「文季」朋友的催促，從事對張愛玲的探討工作。唐文標首先從海外圖書館裏找出張愛玲早先發表過的雜誌，裏邊的文章、圖畫，以及他人對張愛玲的批評。他使張愛玲沉藏已久的小說如「連環套」和「創世紀」重現，可見唐文標是相當認真的。然而就全書結構而言，內容只有三篇主要文章，後期小說的討論亦未見，可說是不徹底的，這一點唐文標很謙虛，書名可以為證。然他指出，其目的在提出一個方向，內容留給讀者。

唐文標引用了「金鎖記」的一句：「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作為第一篇長文的標題，而全文的架構層次便如此做作的標着一級一級，循級而上。唐文標首先指出上海——即張愛玲小說之根據地——的歷史背景，及張愛玲描述的遺老角落，死氣沉沉的舊世界，而張愛玲為「這個沒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的和最後的代言人。」（頁十）因此，唐文標指出「張愛玲早已限制了她自己，她限制了她寫的人物，幾乎都是上海租界裏，一些腐朽舊家庭中沒落的人物。」（頁十六）他指出這不能代表那個時代，和指出張愛玲作品的陰暗、荒涼特徵和缺乏社會性與道德批判，作者的社會良心是很熱誠的，然伴着他熱情洋溢的詞藻却令人覺得這是一篇他對張愛玲世界的詛咒和自己功利主義文學觀的宣言，技巧的討論變得相當的次要。而依唐文標之功利主義文學觀點，因張愛玲寫這些不可恕的，醜陋不堪的舊世界，張愛玲也就變得那般的醜陋不堪了。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部份，有如此的一段話：「這個世界（張愛玲的小說世界）是不值得再化力氣去描寫的。愈來愈看得出，這世界與我們的現世毫無相類之處，即使我們歷史不幸地害過了這一場瘟疫，做過這一場噩夢，感謝天，我們已不再需要走這一條路了。」（頁六十四）這一種美麗的宣言在本書中並不孤單，也不容易在其他人的批評文字裏找到，同時所顯示的文學觀點也是相當不明晰的。

第二篇文章談連環套，唐文標仍以其一貫的觀點攻擊張愛玲「連環套」之不健康，不道德的故事，和其背後的文學觀點。在引用了一段「自己的文章」之後，唐文標如此說：「這段解釋也是一段宣言，一篇世紀末大都市市民的頹廢作風的宣言，想像淪陷區期間（民國二十七年至民國卅四年）上海灘的紅男綠女的心裏，亂世中沒有責任感，對國家，對人類沒有信心，對前途，對家庭沒有希望，享樂地活着，絕望地死着，就是這堆人的寫照……」（頁七十四）在花了將近十頁篇幅介紹「連環套」情節後，唐文標對這個沒完結的故事如此說：「完

不完也沒有關係，即使不完，大不了多幾段畸情……我們只希望，這些事過去了，永遠不再重生在人身上。」（頁八十五），本文中，唐文標並介紹引用他找出的迅雨對張愛玲的語言、人物、情節之批評。在隨後附錄的迅雨評張愛玲之前，唐文標寫了一篇短文，如其所言，讀者「可能看到三十年來的不同方向和文學觀點。」在同一短文中，唐文標仍念念不忘地指出為水晶作序的夏志清談評張愛玲歷史的疏忽。迅雨的文章評了「金鎖記」、「傾城之戀」，和「連環套」三篇小說，迅雨對「金鎖記」有很高的評價，「傾城之戀」則褒貶參半，對「連環套」有嚴厲而中肯的批評，第三項唐文標是同意並且引用的。然迅雨的觀點則大抵就作品論作品，言其優點與缺失，他強調作者之忠於生活之體驗和忠於作品，如其所言：「唯有在衆生身上去體驗人生，纔會使作者和人物同時進步，而漸漸超過自己。」（頁一三三）同時他也說：「我不責備作者的題材只限於男女問題，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還遼闊得很，人類的情欲也不僅僅限於一兩種。假如作者的視線改換一下角度的話，也許會擺脫那種淡漠的貧血的感傷情調……」（頁一三四）迅雨不會同意趣味性的故事，然他並未以單一的文學觀照來貶抑張愛玲的成就。迅雨的文字有長者對後輩愛惜的口吻，諄諄告誡、鼓勵，這是在後輩對前輩的文字裏不常見的。

本書還包括了一篇張愛玲小說繫年，附在前邊的圖畫，和張愛玲舊作新魂言及張愛玲發表小說、散文的雜誌，以及跋。於跋中唐文標談評張緣起。全書大抵如是，文章以前都在報章雜誌發表過的。整體給人某些散亂和重複的感覺，本書是名符其實的。

另有一點連貫之處是唐文標之慷慨陳詞和熱心的功利主義文學觀。這種主觀論點很難使人相信他真的將張愛玲擺在她要求的位置上或提出了正確的方向。他的觀點熱心多於對文學的認識，以單一的文學觀點來觀照所有文學作品並非是正確的欣賞態度。以此單一的觀點來要

淺評「拉子婦」

黃比月

書名：拉子婦

著者：李永平

出版者：桂冠圖書公司

求作者創作的方向亦不切實際，甚或是危險的。藝術文學的作用力量是無形的，我們無法確知只有含有道德批評或標榜鼓勵新生的作品才有正面力量的可能，偉大的作品自不會失其羣性。然作家各有其獨特的世界觀，要求其按某種尺度和功用去創作便顯得牽強。藝術是裝作不得的，它必須是自發的。張愛玲對人性之了解，在其範圍內對現實之正視是值得我們反省的，對人對事的了解是正確的態度和力量的基礎。幻覺和齊人心態常是種致命傷。

如果我們像歐美國家，有許多嚴正的書評專書，對單一作者有完整的評介，在此情況下對此書的訶責就顯得過份了，然而在此地，出版了這樣的一本書，免不得有話要說了，在少數中，我們不免要求它更完整與徹底，希望它是一道主菜而不是甜食。這種要求對唐文標來說顯得太不公平。然從書中可看出唐文標先生是相當認真的，他對文學藝術的關心，對社會的關心值得人們學習。

一、「拉子婦」裏的幾個啞靜角色